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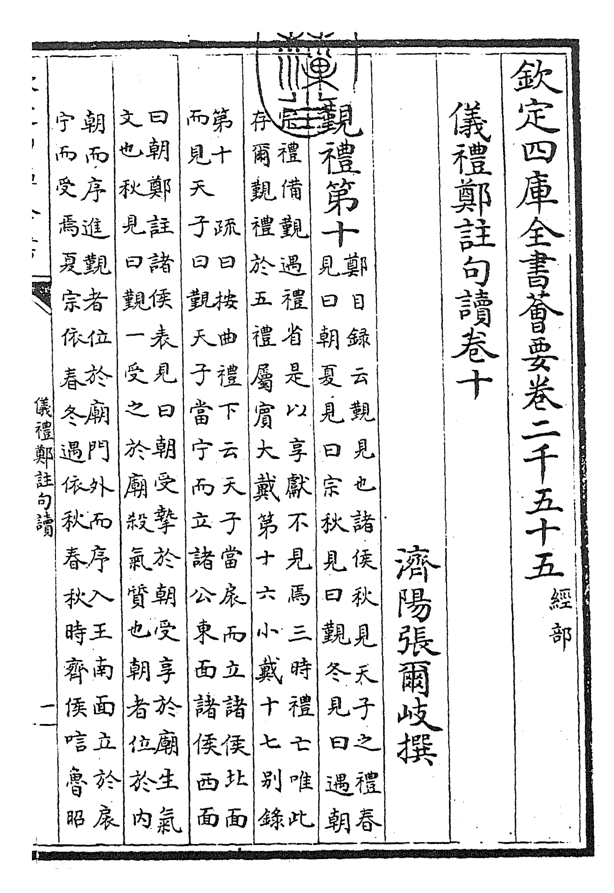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儀禮鄭註句讀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十五

經部

儀禮鄭註句讀卷十

濟陽張爾岐撰

覲禮第十

鄭目録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别録第十

疏曰按曲禮下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註諸侯表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

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此下言侯氏入覲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疏云引小行人職者小行人既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惟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則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

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俟之也還玉重禮　疏曰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身自致者乃拜送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

於其階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騑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右王使人郊勞

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為承擯今文賜作錫疏云賜舍猶致館者猶聘禮賓至於朝君使卿致館也知小行人為承擯者案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為承擯者案小行人云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是其義也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此使者致館辭女音汝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儐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

外既則儐使者於內外館舍之門外也

右王賜侯氏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今文帥作率　此下言將覲之事王使人告覲期諸侯先期受次于廟凡二事帥乃初事者遵循朝覲之舊典也侯氏再拜稽首受覲日也

右王戒覲期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

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馬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　疏云春夏受贄于朝無迎法受享于廟有迎禮秋冬受贄受享皆在廟竝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覲於廟故在廟門外受次又云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賔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授次是也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又云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岐索受舍于朝康成以為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蓋以下文有肉袒廟門之東一語遂以為宗廟戴氏駁之甚當天子三朝臯門內庫門外之朝謂之外朝路門外之朝謂之內朝亦曰治朝其後路寢謂之燕朝燕朝非接見諸侯之所則受享于

廟者路門外之朝天子當扆而立者也受贄于朝者庫門外之朝天子當宁而立者也鄭既以廟為宗廟遂以朝為路門外之內朝故其註曲禮者曰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當亦誤也

右受次于廟門外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于祧西階之東 此下至升成拜降出備言入覲之事質明先以將覲告行主乃入覲以瑞玉為贄次行三享次肉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裨冕者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也案玉藻諸侯玄

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而此裨冕釋幣于禰者以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之也　裨婢夫反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

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縿之弓也弓衣曰韣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今文玉為璧繅或為璪　案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各得天子五路之一今乃乘大夫之墨車者以金象等路皆在本國所乘既入天子之國方服裨冕以朝不可更乘此車同於王者故註云車服不可盡同也弧韣不與龍旂竝言註以為張縿之弓仍是旂上一物信然否俟考　韣音獨繅音早

天子設斧依於户牖之間左右几

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

席畫純加次席黼純依讀如扆於豈反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是也莞席紛純等並

周禮司几筵文

天子袞冕負斧依

袞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為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自袞冕至玄冕五者皆裨衣唯袞為最尊天子與上公同服以有升龍為興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凡九也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

疏云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行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為上下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入此覲遇之禮畧唯有此一辭而已

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又云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嗇夫為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為承擯嗇夫是卑官為末擯也顧炎武云　註引嗇夫馳者欲見此文在書胤征不引書而曰春秋傳者孔氏古文康成時未見也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

擯者謁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

侯氏坐取圭

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　侯氏得擯者之告坐取圭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

右侯氏執瑞玉行覲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疏云三牲魚腊籩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

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為皆也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　疏云中庭亦是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設之故也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亦言王欲親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疏云幣卽束帛加璧幷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宰卽太宰太宰主幣周禮太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

獻玉几玉爵註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春夏受贄於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而稱賓主覲禮受享皆無迎法不下堂而見諸侯已是王尊侯卑王猶親受其玉至于三享使自執其馬玉不使人受之於庭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也又云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

事畢三享訖

右覲已即行三享

乃右肉祖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祖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祖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易曰折其右肱无咎　告聽事者告王以己所為多罪願聽王譴責之事也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謁告寧安也乃猶女也

侯氏再拜

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右侯氏請罪天子辭乃勞之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於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自此至乃歸皆言王賜禮侯氏之事疏云案周禮巾車掌五路王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衮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杞

宋雖異姓服袞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下蕃國據外為總名皆乘木路而已案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九下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也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袞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　鄭註周禮云路大也君之居以大為名是以云路寢路門之等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

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

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為氏也　疏云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覲者衆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賜之周公右王左傳晉祁奚語引之者證大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大史畢始時隨公後升訖公東面大史於是乃居公右而並東面以宣王命也　大音泰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書也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受命

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　春秋傳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語引之者證此大史述王辭侯氏下拜亦如此但彼未降已辭齊侯亦不升成拜以年老故也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受篋服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使

者兼公與大史而言儐使者在拜送前乃於送後畧言之者以前經郊勞時已詳載成禮故畧言已足也

右王賜侯氏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右王辭命稱謂之殊

饗食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享三食三燕侯伯再享再食再燕子男一享一食一燕

右畧言王待侯氏之禮以上廟受覲禮竟

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埒以象墻壁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　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殷同及王巡守為壇而見諸侯之事疏云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註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

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若如註則時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假命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若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六服之内若當歲者即在廟其餘在壇朝故鄭言既朝覲乃為壇於國外也朝事儀未在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諸侯而言也南鄉見諸侯者王在堂上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玉拜皆升堂授玉乃降也　埒音劣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

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據註與疏方明之制合六木而為之上下四方各異色刻木為陷而飾以玉蓋以一物而象上下四方之神非六物也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

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　疏云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言上者皆以近王為上土揖庶姓之等是司儀職鄭彼註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

手小舉之

四傳擯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傅據註疏推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壝門左右立王降階南鄉三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擯執瑞玉以覲璧帛以享請事勞皆如前經所陳也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

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　疏云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於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明於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

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為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縦子忘之

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為信也　鄭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拜日於東門之外日實在東故言拜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不在其處但於此致敬而已故云客祀不言拜而言禮也禮畢亦反祀方明而見諸侯矣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神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殪　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為盟主於山言升於川言沈是就其處而

舉此禮故知是王者巡守之事鄭前註云王巡守至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為此經設也鄭又以祭天為祭日祭地為祭月皆非正祭天地之神前經春夏皆祭日則此言祭天燔柴亦謂春夏東巡南巡也前經秋祭西郊此言祭山丘陵升亦西巡事前經冬祭月與四瀆此言祭川沈祭地瘞亦北巡事未知然否姑據註疏釋之

記

几俟于東箱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偏駕不入王門在旁與已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　周禮巾車掌王五輅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象輅以朝革輅以即戎木輅以田此五

輅者天子乘之為正諸侯分受其四則為偏也駕之為偏其猶冕之為裨與

奠圭於繅上謂釋於地也　侯氏入門右奠圭于地時以所垂之繅承藉之

儀禮鄭註句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十六　經部

儀禮鄭註句讀卷十一

濟陽張爾岐撰

喪服第十一子夏傳

鄭目録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别録第十一　疏云案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異者斬有正義不同為父以三升為正為君以三升半為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是以畧為節有正而已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為母與為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杖齊衰期章有正有義二

等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為夫之昆弟之長子殤是義其餘皆降服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為夫之族類為義自餘皆正衰冠如上釋也緦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諸侯大夫為天子故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自餘皆降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有正有義如前釋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皆如上陳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自斬以下至緦麻皆以升數升數少者在前升數多者在後要不得以此升數為叙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緦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下註云在小功之上者欲審著縷

之精粗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為前後要取縷之精粗為次第也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者者明為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　喪服二字此一篇總目斬衰裳謂斬三升布以為上衰下裳也苴絰杖絞帶苴字冒下三事謂以苴麻為首絰要絰苴竹為杖又以苴麻為絞帶苴惡貌又黎黑色也冠繩纓以六升布為冠又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也䟽云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枲麻菅屨以菅草為屨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故以者字截句言喪服如此等者臣子為君為父然也故註云者者明為下出也註齊衰以下用布單指絞帶一事而言　苴七餘反絰大結反絞戶交反一如字菅古顏反屨九具反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盈手曰搹搹扼也中

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衆子也苴麻子麻之有子者質色粗惡以之為首經要經與絞帶也苴經大搹者首經之大其圍九寸應中人大指食指之一扼也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首經之制以麻根置左當耳上從額前遶項後復至左耳上以麻之末加麻根之上綴束之也賈疏以為此對為母則右本在上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帶要經也去首經五分之一以為要經之數首經九寸則要經七寸二分也齊衰首經七寸二分其要經則五寸零二十五分寸之十九自大功至緦麻其首經要經隆殺之法並放此苴杖斬衰所用削杖齊衰所用因釋杖而兼及之削謂削之令方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註云如要經也傳云童子婦人皆不杖疏以為此庶童子不杖若當室童子則免而杖矣又喪服小記云

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註云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是婦人亦有時當杖疏又云禮記諸文言婦人杖者甚衆何言無杖愚意禮記雜出漢儒當據此傳為正　蕡扶云反摑音革擔市艷反

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

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　絞帶者絞麻為繩以作帶也疏云大如要絰要絰象大帶此象革帶又云絰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至虞後亦當變麻服布蓋以意推之冠繩纓條屬者冠以繩為纓同條而連屬也

疏曰案禮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是以鄭云通屈一條繩為武謂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廂各至耳於武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云著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冠六升外畢是也右縫者其冠三辟積向右為之小功以下冠亦三辟積向左為之不同也外畢者疏云冠廣二寸落項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為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喪冠又謂之厭冠鍛者用水濯之以冠是首飾故布倍衰裳而又鍛之但勿加灰耳衰三升裳與衰同可知此子為父正服若臣為君義服則衰三升半菅屨即菅菲以菅草為屨也疏云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外納者鄭氏以納為收餘謂編屨畢以其餘頭向外結之　屬音燭升鄭音登登成也　鍛丁亂反

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

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猶麤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居倚廬一段言居三年喪之大節自居倚廬至不脫經帶言未葬時事既虞謂葬畢卒哭後練謂小祥後也居倚廬者疏云孝子所居右門外東壁倚木為廬既夕鄭註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倚於隱者為廬註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為之以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哭晝夜無時

者跡云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已前哭不絕聲一無
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
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
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之後未練
之前唯有朝夕哭是一有時也據跡則傳言哭晝夜
無時謂未殯前哭不絕聲卒哭前哀至則哭也歠粥
三句三日始食後之食節也既虞翦屏柱楣跡云既
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户翦去户傍兩廂屏之餘
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户
傍之屏也練十三月之祭比日以練布爲冠服故以
名祭即小祥也既練舍外寢者註以爲堊室明非正
寢但於中門外舊廬處爲屋以居而已是月男子除
首絰而帶獨存婦人除要帶而絰獨存其服期者則
即吉註云復平生時食此據穀食而言謂精鑿如平
生不復用粗糲非謂飲酒食肉也註云斬衰不言受
月跡云服隨哀降殺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

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受有不受經皆有文此斬衰及齊衰應言受月而不言者以天子以下葬期不同其葬期遠者虞而受服葬期近者卒哭而受服有此異數經言其上下合同者故畧之不言也 枕之鴆反 塊苦對反 歠昌悅反 粥之六反 柱丁主反 楣亡悲反 疏食音嗣 墍古狄反 墍其旣反

父

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諸侯為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

傳曰君至尊也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䟽曰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為其長弔服加麻不服斬也

父爲長子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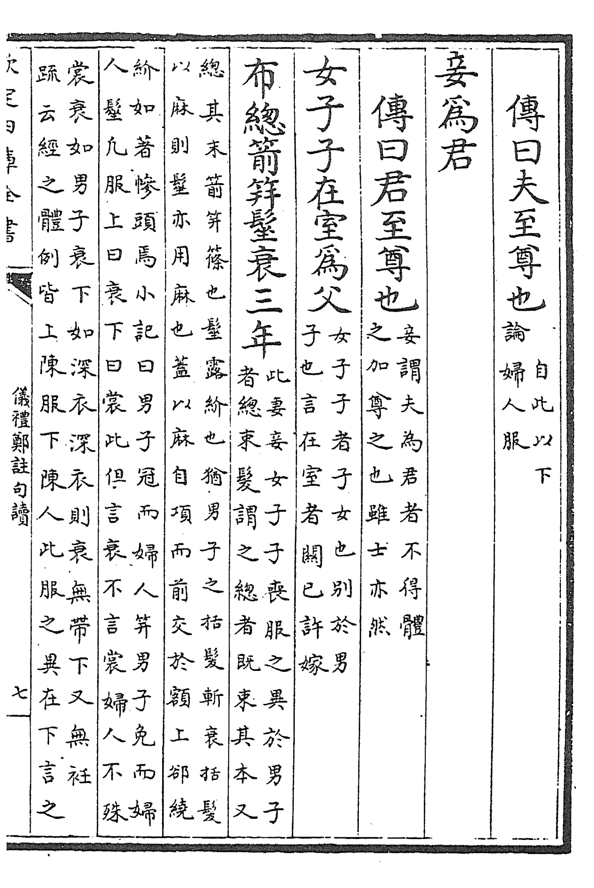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

爲人後者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　受重者受宗祧祭祀之重也所後者之祖父母即其曾祖父母所後者之妻即其母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即其外祖父母及舅與内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不偏言他親其並如親子可推知也

妻爲夫



傳曰夫至尊也自此以下論婦人服

妾爲君

傳曰君至尊也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者關已許嫁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疏云經之體例皆上陳服下陳人此服之異在下言之

者欲見與男子同者如前與男子異者如後故設文與常不例也又曰上文列服之中冠繩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總笄髽等亦非男子所服是以為文以易之也　髽側瓜反慘七消反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　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為飾也　總六升註云象冠數謂象斬衰冠之數餘服當亦各象其冠布之數長六寸註知其指紒後者以其束髮處人所不見無寸可言也跡云此斬衰六寸南宮縚妻為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同八寸緦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笄同也又云此斬之笄用箭下記云女子子適人為父母婦為舅姑用惡笄鄭以為榛木為笄則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榛以為笄是也吉時大夫士與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為笄今於喪中唯有此箭笄及榛二者若

言寸數亦不過此二等五服皆用一尺而已是以女子子為父母既用榛笄卒哭之後折吉笄之首歸於夫家以榛笄之外無可差降也　長直亮反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　疏云嫁女為父五升衰八升總虞後受以八升衰九升總今未虞而出虞後受服當與在室之女同以三年之喪受三年之喪始死三升衰裳六升冠既葬以其冠為受六升衰裳七升冠此被出之女亦受以衰六升總七升也既虞而出已受以出嫁齊期之受矣至小祥後練祭乃受以衰七升總八升與在室之女同若既小祥而出以其嫁女本為父母期至此已除則不復更為父母著服也又云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出嫁

為夫斬仍為父母不降以其外宗內宗及與諸侯為兄弟者為君皆斬明知女雖出嫁反為君不降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布帶與齊衰同繩屨與大功同自二事外並如斬衰之制也貴臣與衆臣異則得依上文絞帶菅屨　厭一葉反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　傳言公卿大夫之家臣唯家老與邑宰二者是貴臣其餘皆衆臣經所言為其君布帶繩

屨者皆是屬也公卿大夫有有地有無地此所謂君謂有地者也有地者其衆臣又不但帶屨有別雖有杖不得與嗣君同即東階下朝夕哭位無地者之臣則得以杖即位若夫近君之小臣又與衆臣不同嗣君所服近臣斯服之矣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疏猶麤也以四升麤布為衰裳而緝之牡麻為首絰要絰冠以七升布為武垂下為纓削桐為杖七升布為帶以象革帶疏草為屨服此服以至三年者下文所列者其人也　牡茂后反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沽猶麤也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

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　牡麻麻之華而不實者牡麻為絰其本在冠右而居末上此首絰結束之法也齊衰冠用七升布而麤加人功以冠尊故升數恒多而加飾也藨蒯皆草名以此草為屨也受衰必於虞卒哭虞卒哭異數故齊衰不言其受月亦如斬衰章也　枲思似反沽音古後同藨皮表反蒯古怪反

父卒則為母 尊得伸也　疏云父卒三年之内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䟽曰傳別舉傳者是子夏引舊傳證成己義故也又云妾之無子者謂舊有子今無者若未經有子恩慈淺則不得立後而養他子不云君命妾曰而云父者對子而言父故言父也云貴父之命者一非骨肉之屬二非配父之尊但唯貴父之命故也又云案喪服小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

祖庶母可也鄭云緣為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跡又云鄭知此主謂大夫士之妾知非天子諸侯之妾與妾子者下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没乃大功何有命為母子為之三年乎又云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者謂但使養之不命為母子為之服小功若不慈已則緦麻矣註父卒則皆得伸謂皆得為其母三年愚嘗疑為祖庶母後之說陳氏註云若父之妾有子而子死已命己之妾子後之亦可故云為祖庶母可也徐氏註云凡妾之有子者稱庶母祖庶母其無子者則稱父妾祖妾而已但為庶母後即後此母為祖庶母後即後其子之受室者此為不同耳顧炎武云父命妾曰女以為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為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為為慈母後此漢儒之誤吾未之

敢信也得之

母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疏云母為長子不問夫之在否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疏云此章雖止一期而禫杖具有案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此謂父在為母即是此章者也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問之者斬衰有三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

其冠之與同爾緣如深衣之緣今文無冠布纓跡曰云齊衰大功冠其受也者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以其初死冠升與既葬衰升數同故云冠其受也云緦麻小功冠其衰也者以其降服小功衰十升正服小功衰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云帶緣各視其冠者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喪服之內中衣緣用布緣之二者之布升數多少各比擬其冠也按註斬衰有三指為父為君為子之三等齊衰四章謂三年杖期

不杖期三月凡四章也䟽又云喪服中衣用布亦當各視其冠　緣以絹反

父在爲母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吳澄云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居喪之實如故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

妻

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　䟽云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父皆不爲庶

子之妻為喪主故夫皆為妻杖得伸也

出妻之子為母出猶去也

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絶道妻出則與其族絶即無旁及之服唯母子至親為相連屬故為服也為父後者謂父沒適子代父承宗廟祭祀之事故云與尊者為一體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疏云父卒繼母嫁此母已為父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

故子為之一期得伸禫杖云從為之服者以其繼母又嫁便是路人子仍着服故生從為之文也報者兩相為服也喪服上下并記云報者十有二皆無降殺之差吳氏以從為從之改嫁顧炎武云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既絕於父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為之服也　為于偽反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嘗為母子貴終其恩

不杖麻屨者　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　疏云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不同其正服齊衰裳皆同五升而冠八升則不與也

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

服也宗者世父為小宗典宗事者也資取也為姑在室亦如之　世叔父與尊者一體於祖為父子於父為兄弟是與己之尊者為一體也以其為旁尊不足以加尊於人故為昆弟之子亦如其服以報之若祖之正尊則孫為祖期而祖但為孫大功矣下文皆廣明一體之義且以見尊之有正有旁思禮所由隆殺也末言有餘不足皆統於宗仍以明一體之義世叔母曰以名服者二母本是路人以胖合於世叔父故有母名因而服之即上所云夫妻一體也　旁薄浪反胖普半反

大夫之適子為妻䟽曰云大夫之適子為妻在此不杖章則上杖章為妻者是庶子為妻父沒後適子亦為妻杖亦在彼章也愚按下經大夫庶子為妻大功不知註䟽何以云當杖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

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案下經適婦在大功章庶婦在小功章父之所不降謂不降在小功也子亦不敢降大夫衆子爲妻皆大功今適子爲妻期是亦不敢降也前章註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者蓋士禮也若大夫之庶子父在僅得服大功何以得以杖即位乎

昆弟昆兄也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爲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註引內則証

衆子之異於長子也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兩言之者適子或為兄或為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亦如大夫為之　疏曰云父之所不降者即斬章父為長子是也云子亦不敢降者於此服期是也按後經大夫為庶子降服大功適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並大功故註曰如大夫為之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為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為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為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也　傳言有適子者無適孫明此言適孫是長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為之期若長子在則同於庶孫但為服大功也顧炎武云冢子身之副貳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太孫非矣註言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謂無適長子而立衆子為後亦但為之期曰凡父則士以上皆然也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子出後於人為本生父母服期其本生父母亦報之以期者

顧炎武云重其繼大宗故不以出降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

不得後大宗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

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世百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持重於大宗謂既為大宗服重服也大宗者尊之統謂其為族中尊貴之統緒也爵尊者其尊統所及者遠天子諸侯是也爵卑者其尊統所及者近大夫士是也上下雖不同凡為大宗則其族中尊貴之統緒也凡為大宗皆以收合族人使不乖睽者也故不可以絶故為之後者即降其本宗適子不得後大宗以其自當主小宗之事故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

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

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服重者不自絶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避大宗　出嫁之女爲本宗期者三父一毋一昆弟爲父後者一婦人雖已嫁在外必有所歸之宗比昆弟之爲父後者即繼禰之小宗故爲之服期也註小宗有四者謂繼高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祖之宗

繼禰之宗丈夫婦人為四等小宗各如其親疎尊卑服之無所加減大宗則五服外皆為齊衰三月五服內則依其月筭為之齊衰故云辟大宗也女子適人為其私親皆降一等於兄弟之為父後者則不降也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妻稺

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為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絶矣天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　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者前時三者具為同居後三者一事闕即為異居乃為齊衰三月若初往繼父家時三者即不具是未嘗同居全不為服

適施隻反

爲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從夫而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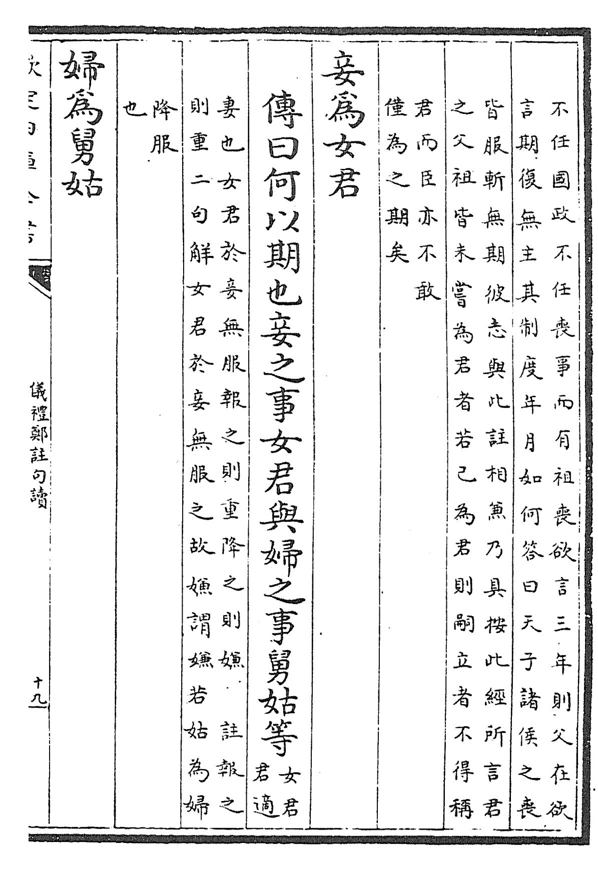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

主故也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姑姊妹女子子已適人應降服大功以其無祭主不忍降還為之期其姑姊妹亦為姪兄弟報女子子不言報者為父母自然猶期不須言報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

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于曾祖　註言繼體之君容有祖父之喪者謂父有廢疾不立而受國於祖或祖有廢疾不立父宜立而又早卒受國於曾祖故身已為君而又有父若祖之喪皆為之三年其臣從服為之期也疏又載趙商問已為諸侯父有廢疾



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有祖喪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其制度年月如何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服斬無期彼志與此註相兼乃具按此經所言君之父祖皆未嘗為君者若己為君則嗣立者不得稱君而臣亦不敢僕為之期矣

妾為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註報之則重二句解女君於妾無服之故嫌謂嫌若姑為婦降服也

婦為舅姑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男女皆是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　疏云諸侯爲衆子無服大夫爲衆子大功其妻體君亦從夫而降妾賤不得體君故自爲其子得伸遂而服期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

跡云已嫁之女可降旁親祖父母正期故不降也又云經傳互言之欲見在室出嫁同不降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為者凡六命夫六命婦　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降其旁親一等此十二人皆合降至大功以其為大夫為命婦尊與已同故不降唯子不報者子為父母三年女子適人自當服期不得言報餘人則皆報也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

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唯據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為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已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已同婦貴於室從夫爵也　其有祭主者如衆人謂亦服大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自公妾及士妾中包孤卿大夫之妾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凡受服皆因葬練祥乃行此至葬後即除故無變服之理

雖不言月數大夫士三月葬故以三月為主

寄公為所寓寓亦寄也為所寄之國君服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别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

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別子謂始有家者也國君太子嗣爲國君其次子即是別子如魯桓公太子同既爲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等爲別子後皆各爲其家之祖其世世嫡長是謂大宗也故曰敬宗者尊祖之義也疏云必爲宗子母妻服者以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其母妻亦燕食族人之婦於房皆序以昭穆故族人爲之服也宗子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者疏以爲宗子母在則其妻不得與祭燕食族人故不爲服必待其母七十以上宗子妻得與祭乃爲之服也顧炎武云家無二主也

爲舊君君之母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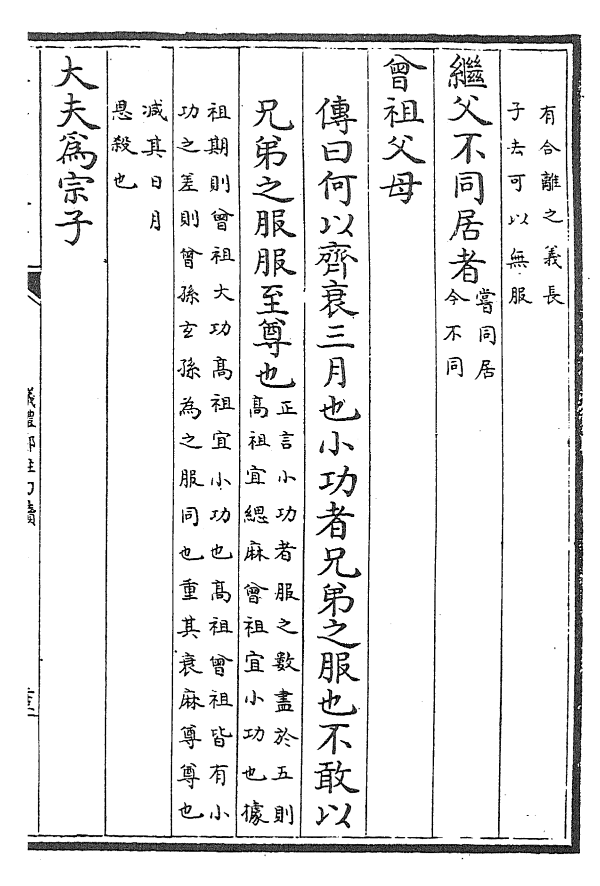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

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癈疾而致仕者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

庶人為國君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在外待放已去者疏云大夫在外不言為舊君服與不服者案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以其尊卑不敵若然其君尊卑敵乃反服舊君服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



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

繼父不同居者嘗同居今不同

曾祖父母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

減其日月恩殺也

大夫為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舊君大夫待放未去者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絶者

言爵禄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妻子自若民也

此章言為舊君者三為舊君及其母妻此昔仕今已在其故國者也大夫在外此其身已去其子尚在本國者也此言舊君則大夫去而未絶孟子所謂三有禮者也埽其宗廟謂使宗族為之祭祀爵禄有列謂舊位仍在出入有詔於國跡以為兄弟宗族猶存

[吉凶書信相告不絕]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按此上三節並承大夫爲三字]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者不降明有所降]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治之此降服大功跡云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功謂人功用灰鍛治大功者用功麤小功者用功細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殤者女子子許嫁不為殤也跡云兄弟之子亦同此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

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縪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凡喪至小斂大功以上皆散其麻帶之垂者至成服乃絞之小功以下初即絞之比殤大功亦于小斂服麻散垂至成服亦不絞以其未成人也縪音辱樛居糾反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適孫

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公君

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　自叔父至適昆弟皆是成人齊衰期公與大夫之適子皆是成人斬衰以其殤並入大功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經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已上經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已下經無纓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受猶承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

此雖有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非內喪則彼國自於五月葬後受服此自以三月受服同於大夫士也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於此也又受麻絰以葛絰間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　大功有降有正有義降則衰七升冠十升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卒哭後各以其冠為受或受十升或受十一升受十升者降小功之布受十一升者正小功之布也今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據義服大功而言故註云受之下也自此而下小功葬後唯有變麻即葛因故衰更無受服之法故又云明受盡於此也受麻絰以葛絰解經文即葛引間傳者以証大功葛絰大小之制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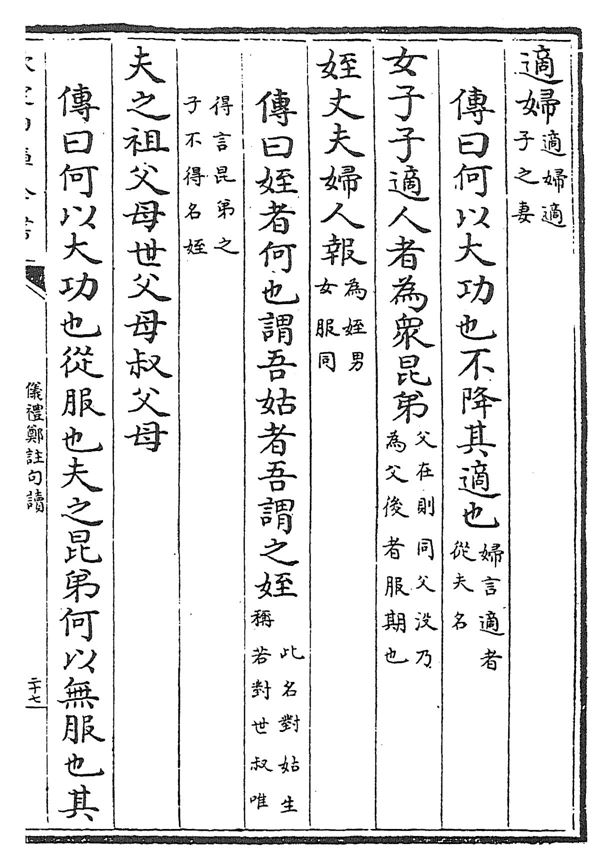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此等並是本期今降大功以其夫自為之禫杖期故於此從薄也

從父昆弟 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疏曰若然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

庶孫 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為姪、庶孫丈夫婦人同



適婦適婦適子之妻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婦言適者從夫名

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為父後者服期也

姪丈夫婦人報為姪男女服同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對姑生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名姪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

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道猶行也謂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為序男女之別爾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慎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别婦人與夫之昆弟不相為服常情所疑故傳於此發之以為從父之妻可名為母從子之妻可名為婦故可相與為服若弟之妻不可謂之婦兄之妻不可謂之母是路人也路人而復為之服近於亂矣故推而遠之塞亂源也其謂之嫂謂之婦者立此名以尊嚴之卑

遠之爾顧炎武曰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為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為之坊不獨以其名也存其恩於娣姒而斷其義於兄弟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子謂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尊同謂亦為大夫者親服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疏云若云公子是父在今繼兄而言弟又公子父在為母妻在五服之外今服大功故知父卒也大夫之庶子繼父而言又大夫卒子為母妻得伸今但大功故知父在也於適妻君

大夫自不降其子皆得伸今為母但大功明妾子自為己母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

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據註及疏此經文昆弟二字舊在傳後鄭君始移在傳前與母妻合文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為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為之亦如之疏曰此文承上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下則是二人為此從父昆弟之為

大夫者以其二人為父所厭降親今此從父昆弟為大夫故此二人不降而服大功依本服也愚謂經文皆字謂上文公庶昆弟大夫庶子並然也註以互相為釋之恐未當註其為士者從父昆弟之為士者也適子為之亦如之明不特大夫之庶子不為之降也此又依經推言之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跡跡云此謂世叔母為之服在家期出嫁大功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為此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姉妹舊讀合大夫之

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愚按舊讀與傳文甚協鄭君必欲破之不知何故且女子未嫁而逆降旁親於義亦自可疑兩存其說可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疏云大夫大夫之妻若子公之昆弟皆降旁親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又云大夫妻為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為大夫妻又降在緦麻今在大功科中者此命婦為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也又云國君絕期已下今為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

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　疏云諸侯絕旁期大夫降一等今此大功所以亦為服者各自以其尊同故服之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己下因尊同遂廣說尊不同之義也諸侯支庶不稱諸侯子變

名公子卑遠之也不得禰不得祖者以其廟已有適子為君者立之支庶不得竝立廟故云不得也其後子孫自以此公子公孫為祖所謂別子也公子之後有封為諸侯者則其子孫以此始封之君為祖不以公子為祖凡此者皆以著尊卑之別也自由也由其位之或卑或尊各自為別也下言有不臣者有臣者其不臣者則為之服其臣者則不為之服也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治其縷加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 疏云傳云小功之繐則帶屨亦同小功可知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謂諸侯使大夫來見天子適有天子之喪則其服如此愚意諸侯若來會葬其從行者或亦然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　大功已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重於成人小功故帶不絕本與大功同䟽曰屈而反以報之者謂先以一股麻不絕本者為一條展之為繩報合也以一頭屈而反鄉上合之乃絞垂又云不言屨者當與下章同吉屨無絇也又云此亦無受　莩音敷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　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叔父至女子子八人皆是成人期長殤中殤則大功下殤則小功為人後者為其昆弟與凡人之為從父昆弟二者本服大功其長殤則小功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此章有從父昆弟之長殤緦麻章有從父昆弟之下殤唯不見中殤故發此問成人當服大功者其中殤與長殤同成

人當服小功者其中殤與下殤同凡不見於經者皆當以此例求之此男子服殤者之法若婦人為夫族服殤法又在後緦麻傳也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此皆成人為之齊衰期者

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姑為姪祖為庶孫皆成人大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

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䟽云此三人為此六種人成人以尊降至大功故長殤小功中亦從上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　君之庶子　䟽云妾為君之庶子成人在大功今長殤在

小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而五月也閒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約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祖父之昆弟之親　䟽云從祖祖父母是曾祖之子祖之兄弟從祖父母者是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報者恩輕兩相為服

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䟽云此是從祖父之子己之再從兄弟

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䟽云不言出適與在室皆小功以姊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此說可疑當適下文孫適人者為一節皆為出適而降小功也

孫適人者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為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從母母之姊妹䟽云云丈夫婦人者馬氏云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也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外親異姓

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親之服皆緦者明小功之為加重也有母名故加之傳云外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畧從降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

經言婦與夫之姑姊妹相為服傳則單言二婦相為服然所謂相與居室中者寔兼姑姊娣姒等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

子子適士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從父昆弟庶孫本大功此降小功故註謂為士者以尊降也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疏云此適人者謂適士也

庶婦夫將不受重者

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疏云此謂妾子為適母之父母及姊妹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

則不服不敢不服者恩寔輕也凡庶子為君母如適子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為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加謂於緦麻上加至小功也註父沒則不服謂不服其加服仍

為服緦以此慈母本庶母也引内則國君養子之法証大夫公子之適妻子亦得立三母耳又言士妻大夫妾是國君養子於三母之外又有食子者不與慈母同類也國君子於三母無服士妻自養其子故註知為大夫公子之適妻子也

緦麻三月者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　䟽云以緦如絲者為衰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為絰帶故曰緦麻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雜記曰緦冠繰纓　縷細如朝服而數則半之細而疎也事鍛治之事治其縷不治其布也澡纓者以澡治之布為冠纓也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　疏曰此即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名為四緦麻者也族曾祖父母者己之曾祖親兄弟也族祖父母者己之祖父從父昆弟也族父母者己之父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己之三從兄弟皆名為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又云此四緦麻與己同出高祖己上至高祖為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既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

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

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　疏曰庶孫之婦緦者以其適子之婦大功庶子之婦小功適孫之婦小功庶孫之婦緦是其差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中從下此皆本服小功以或出適或長殤降一等

外孫女子子之子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言中殤者中從下此皆成人大功大功中殤從下婦人服夫族殤法也

從母之長殤報從母成人小功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

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　註言庶子爲母大功及三年者皆謂不承後者若承後則皆緦士在庶子爲母如衆人謂亦齊衰期也士卑無厭故如衆人也

士爲庶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貴臣貴妾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愚按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而服其貴臣貴妾於義似難強通此殆承上士為庶母之文言士禮耳其私屬亦可謂之臣妾之有子者即貴者也

乳母

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待之慈已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族父母為之服與其父同曾祖為其子服緦

曾孫

孫之子

父之姑

歸孫為祖父之姊妹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謂姪之子為歸孫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甥姊妹之子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甥既服舅以緦舅亦報甥以緦也

壻女子子之夫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壻既從妻而服妻之父母妻之父母遂報之服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妻而服之

姑之子外兄弟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姑之子既為舅之子服舅之子亦為姑之子服也

舅母之兄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之

舅之子内兄弟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服者亦從於母而服之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婦人為夫之姑姊妹成人小功

夫之諸祖父母報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

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　或以諸祖為有曾祖故鄭破其非

君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服君母卒則不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二長殤本服皆小功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娣姒也降於親娣姒

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

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記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

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麻者緦麻之絰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黄裏縓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為妻縓冠葛絰帶妻輕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

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報者嫌其為宗子不降 註所謂宗子指為人後者恐人疑入繼大宗主宗事本親不為降服故云報明兩相為服皆降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皆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辟
仇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於此

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
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所
為加服者小功以下兄弟也若
大功以上恩自隆重不容再加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謂服無親者當為之主每
至祖時則袒袒則去冠代
之以免舊說云以為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
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
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祖時謂小斂
訖正主人袒而括髮之時朋友在外無主則為之袒而
以免代冠小記所言旁人主喪之法大功之
親必為之練祭祥祭乃已朋友則虞祔而已

朋友麻

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經帶檀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經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麻也疑衰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寔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

麻者謂服如弔服而加緦之經帶緦服蓋以澡麻為首經要帶引周禮者見天子以下各有弔服士之弔服則疑衰其或弁經或皮弁如卿大夫而改其裳也疑者擬也擬於吉也吉服十五升而此服用十四升是近於吉朋友之服即此服而加麻也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

服比經註引之作凡帶當事則弁經誤當事則弁.經者諸侯卿大夫也當正之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之君　公卿大夫對其室老亦有君稱其為兄弟服巳降一等室老從之而服又降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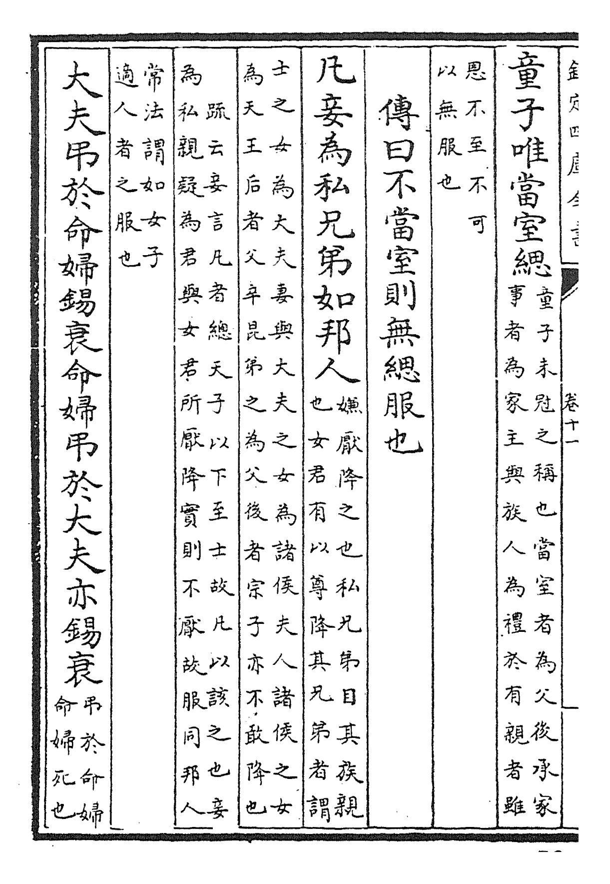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唯夫之昆弟之子不降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若不為後亦如邦人為母黨服也

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為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為殤長

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算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　緦麻之親與絕屬者同謂成人則齊衰三月殤則如記所言也

改葬緦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童子唯當室緦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為父後承家事者為家主與族人為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嫌猒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為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為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為天王后者父卒昆弟之為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疏云妾言凡者總天子以下至士故凡以該之也妾為私親疑為君與女君所猒降實則不猒故服同邦人常法謂如女子適人者之服也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弔於命婦命婦死也

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衰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衰在外也君及卿大夫弔士唯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緦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緦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跡云正服齊衰冠八升則正齊

衰總亦八升長八寸此卒哭後宜從大功十升之布總也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

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為其大飾也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

按傳言終之者因記本以女子子與婦並言惡笄有首以髽下单言子折笄首布總而不言婦當如何故解之曰終之也謂當以惡笄終期也註云據在夫家宜言婦仍指女子子而言誤會傳文又跡云出適女子與在家婦俱著惡笄以女子外成既以哀殺事

人故獨折笄首耳此即傳文正解下文則不免曲狗鄭註矣。櫛恥一反鏤音陋擿他狄反

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 疏云自此已下盡袪尺二寸記衰裳之制用布多少尺寸之數也云凡者總五服而言云衰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外裳內削幅者亦謂縫之邊幅向內云幅三袧者據裳而言為裳之法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攝之又云七幅布幅二尺二寸兩畔各去一寸為削幅共十四尺故須辟積要中也 袧音鉤

若齊裳内衰外

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内展之緝衰者外展之　上言五服衰裳之縫斬衰裳亦在其中此言衰裳之下用針功緝之者斬衰裳不緝故言若以別之

負廣出於適寸

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　疏曰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有負名適辟領即下文適也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總尺八寸也

適博四寸出於衰

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不著寸數者可知也　適以在兩肩者而言則四寸並闊中共八寸兩之則為尺六寸上文負廣出適旁各一寸故疏以為總尺八寸也衰在胷前出於衰者以兩肩辟領向前望衰之外也疏云衰廣四寸辟領横廣總尺六寸除中央四寸當衰兩旁各出衰六寸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衰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

衣帶下尺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類也用布高一尺上綴衣身遶要前後據疏衣帶言其物下尺者向下量之一尺言其度也今則目之曰帶下尺矣

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疏云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為正不破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為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

袂屬幅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　疏云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不削去其邊取其與衣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也

衣二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　二尺二寸據衣身之長而言鄭註則總計用布多少之數也其云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者即别用布一尺六寸以為領者也

袪尺二寸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

服至尊宜少差也　跡云自此至篇末皆論衰冠升數多少也以其冠為受　謂至虞時服三升三升半之衰者改用六升之布為衰如其初喪之冠也受冠七升者既以六升布為衰即亦更以七升布為冠也註其冠六升齊衰之下者　跡云齊服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以其六升是義服故云下也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　言受以大功之上也

此謂為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為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　跡云此據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而言註受以大功之上以降服大功衰七升也

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此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繐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繐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為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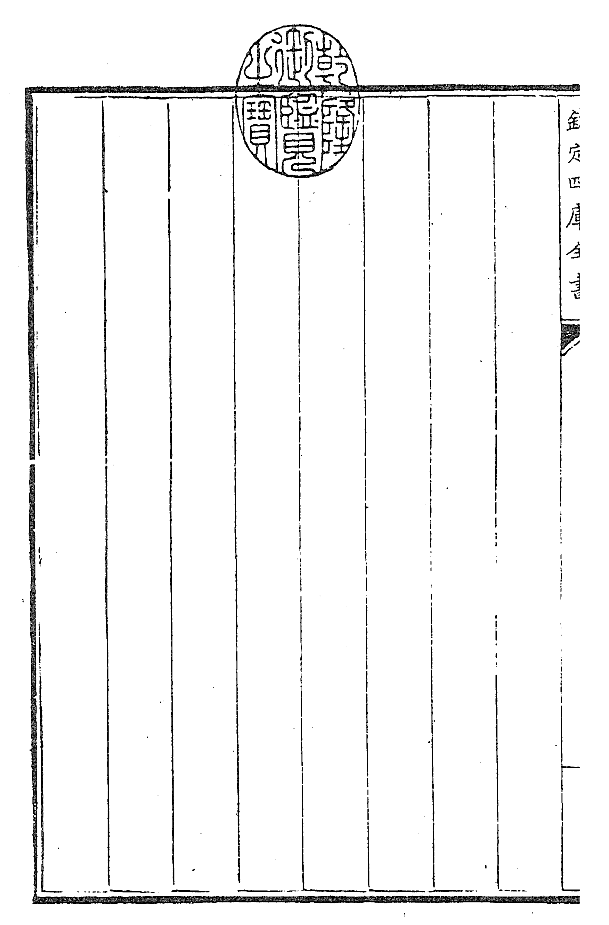
儀禮鄭註句讀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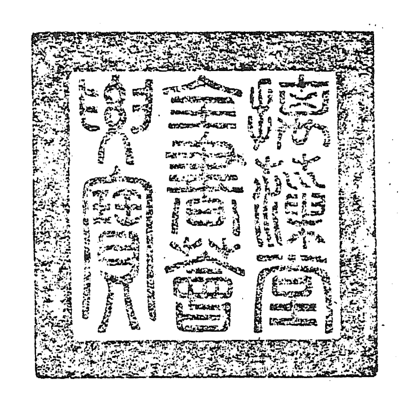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第四頁後四行以韋衣木刊本木訛本據各鄭注改

卷十一第九頁後三行枲思似反刊本思訛子據經典釋文改

第十四頁後八行注引内則刊本注訛証今改

第三十五頁後七行緦冠繰纓刊本繰訛繅據注疏本及雜記改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